

用仇殺，對付有情人！（施宇）

by Wayne See on Thursday, August 4, 2011 at 11:35am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wayne-](https://www.facebook.com/notes/wayne-see/%E7%94%A8%E4%BB%87%E6%AE%BA%E5%B0%8D%E4%BB%98%E6%9C%89%E6%83%85%E4%BA%BA/10150268195793246)

[see/%E7%94%A8%E4%BB%87%E6%AE%BA%E5%B0%8D%E4%BB%98%E6%9C%89%E6%83%85%E4%BA%BA/10150268195793246](https://www.facebook.com/notes/wayne-see/%E7%94%A8%E4%BB%87%E6%AE%BA%E5%B0%8D%E4%BB%98%E6%9C%89%E6%83%85%E4%BA%BA/10150268195793246)

我知道幾位一開始沒錢沒知識也沒文采的記者，他們在星洲上班了一段時間後要求老總給他們獎學金去國外追求知識，回來之後不但沒有把貸款還清，還大義滅親拿筆桿子攻擊曾經栽培他們的星洲。

這個世界上不是只有濫用真理或正義，踩着曾經栽培過你們的人或機構，就可以不可一世叱吒風雲的。一個敢用《情在人間》做 slogan 的機構，證明它是一個極為有擔當的機構。即便如今你們和星洲的理念不一樣了，你們須要用那種對付仇人或敵人的作法，來對付星洲嗎？

你們在星洲工作時，星洲沒有欠你們一份薪水；你們跟星洲貸款時，星洲沒跟你們簽生死約；你們借錢不還時，星洲也不計較反正你們願意還一點意思意思就好。星洲給過你們的報酬，也許不多，但如果你們覺得星洲對你們有任何法理上的虧欠，請你們直接以勞工法控告星洲。請你們不要侮辱了新聞自由，三番兩次假道學地企圖製造整個社會對星洲的仇恨（你們以為星洲員工和讀者都不懂得新聞，只有你們這幾個才懂得新聞？），甚至只要有人挺星洲就被你們罵成豬狗不如都是槍手！只要為星洲賣命就是為了飯碗出賣尊嚴（總你你們為了私慾出賣靈魂給撒旦來得有價值吧？人家養家活口又不是作奸犯科？）

星洲當初栽培你們是希望你們筆下有情，用文字寫出對社會的關懷，用墨水灌溉貧瘠的文化，就像星洲多年來一直在做的事情，縱使做得未必很好，然而一直在做，一直以為你們回來後，會和星洲一起在做... 星洲錯了，你們並沒有。

黃偉業·論斤斷秤還不了恩情

2011-08-09 08:23 言路 <http://opinions.sinchew-i.com/node/20420>

近來咖啡店好不熱鬧。兩杯黑狗下來，除了國家大事，也有些路邊社新聞，其中一則讓我大跌眼鏡的，就是打擊星洲日報從不手軟的莊迪澎，原來當年是拿星洲日報獎學金升學的。

有的言之鑿鑿說他還欠報館錢，有的說他經已還清兩相無欠。這些錢財問題，我無從考究，星洲日報從沒公開提起，除了當事人，我想我們很難知道真相。

不過兩杯下肚有時還真不好控制情緒，我實在不能苟同那個說還了錢就沒甚麼人情糾葛的年輕推銷員，於是忍不住跟他理論了起來。

我認為，恩情是不能也不應該論斤斷秤的。我今天借了十兩銀，明天還了給你就了事，加了情誼的十兩銀，還是十兩銀，不會比較重的，這樣的態度讓我感到心寒。沒錯，雪中送的碳終究還是碳，但有沒有想過，雪中的碳救的可是你的一命啊！

曾接受的資助是無法用同等物質來計算的，同樣是兩克拉鑽石，加工後的價值必然是高出許多倍的，這點道理還是該明白的。

引用適耕莊出身，近年在台灣揚名立萬、享譽國際的青年科學家潘建成所說的：“當你快餓死時，人家給你兩個饅頭，你吃飽了才有力氣去找工作，才活了下來。10年後，你發財了，你說你還他兩個饅頭，外加一個饅頭的利息，用3個饅頭還掉這個債，像話嗎？”

**今天當事人星洲日報管理層並沒有追究這事，我們這些閒雜人等其實也不應置喙。但知恩不圖報還是小事，恩將仇報實在要不得。我還真怕這種反面教材，會荼毒我們的下一代。（星洲日報）**

施宇·星洲日報錯了？

2011-08-18 08:44 言路 <http://opinions.sinchew-i.com/node/20546>

從“正義至上、情在人間”到“立足誠信、情義相隨”，星洲日報多年來遭受各方圍剿始終不願放棄“情”與“義”的口號，證明它是一個極為有擔當、夠勇氣的機構。企業口號等同企業目標，情義是星洲日報由始至終的使命，縱然外界批評聲不斷，然而作為一名離職員工，我不後悔自己在星洲日報任職期間，星洲日報教會我的“情義”之事。

**屢屢筆伐星洲日報的圍剿者之中，不乏乖離“情義”的星洲日報離職員工。這一些當年自星洲日報出走，如今揚威非主流媒體的評論作者，他們從學生記者到新聞記者，其學習生涯中有一段是在星洲日報度過的，後來深造也是跟星洲日報貸的款。然而，學成後他們與星洲日報切割的方式，竟是打著“正義凜然、大義滅親”的幌子，拎著“新聞自由”的戰旗，提起筆桿子三番兩次攻擊曾經栽培他們的星洲日報。**

無論是出書指責星洲日報開新聞自由的倒車，或是為文數落星洲日報的在職編者，那些曾在星洲日報任職的前記者，何須在轉換身份成了評論員之後，即毫不留餘地地用那種對付仇人或敵人的作法，來對付星洲日報？**你們在星洲日報工作時，星洲日報沒有欠你們一分薪水；你們跟星洲日報貸款時，星洲日報沒跟你們簽生死約；你們毀約求去時，星洲日報也沒在賠償金上諸多刁難。**星洲日報給過你們的報酬，也許不多，但如果你們覺得星洲日報對你們有任何法理上的虧欠，不如直接以勞工法控告星洲日報還比較爽快？假使你們認為“情義”是星洲日報一再標榜的偽善招牌，請你們舉證歷歷把星洲日報控上法庭，大家以法服人比較俐落。

在極權國家機器的統御之下，“新聞自由”是一個極其抽象的概念，它可以被某些人解讀為抽象畫，亦可在某些人眼裡變成野獸派畫作，在有些人眼裡，新聞自由尚且被曲解成甚麼都不是的四不像，評論員操弄空泛的意識形態，是以堂皇的理論指導星洲日報該如何辦好報紙，這種視理論高於一切的作法，無異於魔術師變鬼把術，變來變去始終不過就是似是而非的瞎掰。

並非所有在星洲日報工作的員工或愛戴星洲日報的粉絲，都不曉得新聞為何物，也不是力挺星洲日報的作者就等於你們筆下不學無術的庸才，那些為了飯碗而為星洲日報賣命的人，也不盡然就是你們口誅筆伐為出賣尊嚴的懦夫！對於我們而言，我們篤信“新聞誠可貴，情義價更高”，我們非常關心新聞自由，可是我們更加關心高喊新聞自由的媒體工作者，其人格素質之優劣。

我選擇相信“立足誠信、情義相隨”的主流媒體，當初它栽培你們，無不希望你們將來筆下有情，用文字寫出對社會的關懷，在不同的園地以豐沛的墨水灌溉貧瘠的文化，就像它多年來一直默默在做；縱使它做得未必很好，然而一直在做，也一直以為你們回來後，會和它一起在做……，星洲日報錯了，你們並未如此。（星洲日報 / 言路·作者：施宇·資深媒體人，曾任電台主播、節目策劃人）

### 媒體小兵·沒有對錯，只有正邪輿論！

2011-08-24 09:38 言路 <http://opinions.sinchew-i.com/node/20621>

近期星洲日報《言路》版，“唐南發”這個名字曝光率極高。筆者向來不認同濫用批評藝術的輿論操手，獲得廉價和過多的個人宣傳機會。況且，通過平面媒體回應網絡輿論，平台不同環境有別，難以一般見識。不過，事態發展到這個地步，特地進諫幾句諍言，從大格局著手探討，如何看待由新媒體帶動的輿論抹黑歪風邪氣。

姑且把這種現象，命名為“唐南發媒體輿論併發症”，的確吻合媒體世界實況。

世界上沒有事物絕對完美，出版事業也不例外。星洲日報副總編輯曾毓林，日前對唐南發再度挑起酪梨壽司部落格文章轉載風波，特地撰文苦口婆心解釋一番。有公信力的出版刊物，對於犯下的媒體過失，擁有一套妥當的補救機制。但相信，再多的好言相勸，無法影響某些人先入為主的偏頗論點。唐南發之流，肯定不吃“理直要氣和，得理要饒人”的一套。

時評作者施宇，嘗試情理兼容、感化唐南發回頭是岸。在筆者看來，這種做法很難理喻，無疑要求虎豹豺狼肉食動物，戒殺生改吃素！即使有一天，唐南發停止尖酸潑辣批評，尚有其他的大小“唐南發”，職業和業餘的、幕前和幕後的、學術和非學術的，繼續作惡媒體輿論界！畢竟這群人，不是昨天才開始舞文弄墨，他們好數年的橫行無忌、抹黑功力累積非常深厚了！

輿論歪風邪氣，乖離正常的批評準則，把理性媒體批判指正，扭曲成謾罵污蔑言論。他們的基本議程，斗倒鬥垮目標後，自己或其他盟友媒體取而代之，瓜分報份和廣告市場。種種刻薄無理的評語，不僅受批評者難以接受，就是好像筆者一類的中立讀者，反感無以復加。根據最新的市場情報，星洲日報日銷已經突破 40 萬份，讀者超過 130 萬人。這些具體數據，正是最好的事實回答。唐南發這類所謂時評人，幾年來定期炮轟鞭撻星洲日報，讀者卻以實際行動（購買和閱讀報紙）做出公平仲裁。輿論惡霸邪惡目的無法得逞，一定會感到極度失望罷。

“唐南發媒體輿論併發症”的特點有：

一、故意誇張、醜化和嚴重媒體無心謬誤。除了扭曲真相、以偏概全斷章取義，專門質疑媒體專業，抹煞已經做出補正的真相。

二、莫名其妙將任何的出版大小錯誤，歸咎於媒體特定高層人物，忽略團隊負責的操作模式。

三、評論文章，只是小部份提及星洲日報種種，可是主標題或副標題，卻是與星洲日報有關，聯想力超乎想像，也無禮趨向語言暴力人身攻擊。

四、政治立場方面，以純黨報（反對黨）的標準，要求華文報成為政治公器，否則標籤她們靠攏統治集團、附驥攀鴻的巨大罪名。

五、一時以星洲日報，一時以世華媒體作為批判對象，立題搖擺亂列罪狀，中傷上市企業品牌而逃避責任。

六、處處針對世華媒體，但其旗艦下出版刊物如《南洋商報》、《中國報》和《光明日報》，甚至《號外週報》時事雜誌，對言論百花齊放任何貢獻，一切視若無睹。

七、報章刊載的固定專欄，見樹不見林。特別喜歡揀鄭丁賢作品吹毛求疵、大作文章，另外兩位重炮手林明華和林瑞源故意被遺漏。

八、世華媒體的競爭對手，如東方日報和光華日報，甚至“壟斷”網絡輿論的兩家華文新聞媒體，不見同等的“義正詞嚴”媒體評論，有違唐南發強調“報紙是公眾的，公共媒體本就不應該享有豁免遭批評的權利”誓言。

九、從來不提任何現存的、可依據的媒體楷模或典範，令本地媒體無所適從。唐南發也許想建立烏托邦的媒體幻想國，理想高不可攀。尤其他們當中數位，有機會入主經營媒體，不見得勝任愉快和成功實踐媒體理論（見筆者拙作〈輿論惡霸自我檢視了？〉的揭露），反映口惠而實不至。

### “唐南發媒體輿論併發症”

歸根究底，輿論平台為何會興起不良風氣呢？中國某政治家語錄：不會有無緣無故的愛和恨，我們可以有所領悟。有組織性、具規模的集體輿論抹黑行動，議程在那裡？

正如筆者堅持的，必須從整個報業大格局，理解前因後果。2001年馬華收購南洋報業事件，星洲日報受到誣告，即刻澄清與收購行動無關，某些人拒絕相信，持續散播無中生有的陰謀論。等到2006年，星洲日報媒體集團業主張曉卿，通過公開市場吸購南洋報業股權。並在後來，與香港明報集團三者組成世華媒體，屬於坦蕩蕩的企業合併行動。

產生不滿媒體現狀的兩批人，一批為既得利益者又妒嫉他人成就，說是金盆洗手卻又洗不乾淨，繼續在報界呼風喚雨；另外一批知識份子為骨幹，滿腹牢騷空談理想、受到輿論操盤迷失方向。

這股邪氣歪風，充滿怨恨復仇心態，反映在無法受管制的特定新媒體輿論上，默契十足配合無間。共同課題上，他們瞄準星洲日報，凡是她做的一切，都是錯誤的，雞蛋裡都要找出骨頭。明顯的例子，首相納吉放話，有意檢討媒體審查制度。

如果媒體人對此無動於衷，苛刻評論人會有話說：您們怎麼那麼冷淡？不想改革媒體現況嗎？當資深報人劉鑒銓登高呼應，新聞自由前進的一大步就是刻不容緩的媒體政策改革，卻又被大小“唐南發”，特別是那個以媒體研究者自居的莊迪澎諷刺成“高興得太早”大潑冷水。如此的刁難媒體人，真不知道要如何說和做，才能符合他們的心意？

拿“華文報業反壟斷”課題來說，已經證明與事實不符。從據理爭辯失敗，這些人變調為造謠中傷，他們的謊言被揭穿後，道歉了？懊悔了？都沒有，依然披著媒體檢視者的光環，堅持主觀思維逃避責任。因此媒體人或一般讀者，應該具有足夠智慧，區分出真正的善意啟迪，和唯恐天下不亂輿論類型。星洲日報和這些人士，根本上無法溝通，許多媒體課題話不投契，只能各自表述。如果說某些懷有敵意者，新聞遭受封殺或刪減就公開投訴，這些人應該捫心自問，網絡媒體和特定媒體如東方日報，有刊登星洲日報或張曉卿的正面新聞嗎？

**莊迪澎獲得報館的無私栽培，進修出版理論和媒體倫理學學位，學成後卻數典忘祖。他回報的，豈止發表潑辣發泄文章？更肆無忌憚地以學術論文作為幌子，借助新媒體平台發動新一波猛烈輿論攻擊。他預定立場，假惺惺研修本地熱烘烘的媒體課題，攻訐目標卻是曾經孕育他的報社，以及提拔他的報人。**

如此新聞從業員，真叫人感覺痛心疾首。即使不願感恩珍惜情緣，也不應該借用學術光環，發出破壞多過建設性的媒體言論，有違中國人飲水思源的道義。儘管星洲日報從來沒有叫他回報，但自詡為品德獨立高尚的莊迪澎，與古代讀書人“滴水之恩，湧泉以報”的美德相比，不感汗顏嗎？（星洲日報 / 言路 · 作者：媒體小兵）